

书写快意 丰盈人生

● 李树果

与书法家张立平先生的相识，宛若一场由墨香牵线的雅缘。在通辽美术馆舍冷西先生的画展上，人潮熙攘间，他静立一隅，目光澄澈如洗，点评画作与人品时言辞恳切真挚，气度沉静似古潭凝碧，自带一股文人雅士的清雅风骨。我执相机记录展会盛况，虽未上前攀谈，他那如淡墨水般般的从容模样，已悄然印入心间。数日后，草原艺术博物馆的再度邂逅，更让我们一见如故、相谈甚欢。我虽为书画门外汉，却素来偏爱与艺林君子相交，更何况眼前是一位墨香浸骨、涵养深厚的书法家呢！于是，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，我满怀期许地踏入了那片由他笔墨所构筑的古雅世界。



中学三载 临池筑基

张立平出生在开鲁，自幼便与笔墨结缘。小学时，钢笔字已显端正清朗，如春笋初萌，隐现风骨。及至初中，开始涉猎硬笔书法，仿宋、楷、隶诸体皆能尝试，那一方校园黑板，成了他最初挥洒的天地，宛若一叶小舟，悄然载他驶向浩瀚无垠的墨海。

学书之路，良师引路至关重要。初中班主任赵景祥先生，便是点亮他书法人生的第一束光。1977年，少年张立平偶然瞥见老师案头的毛笔字，清峻秀润、风骨天成，心中艳羡不已，便悄悄拿起纸笔摹写起来。赵老师见他心思专注、性情坚韧，深知是可造之材，便主动递上一本《曹全碑》，谆谆教诲道：“学我何益？当以古帖为师，此碑乃汉隶典范，最宜初学入门。”随后，他更耐心指点读帖、临摹的要领。张立平谨遵师训，不仅反复摹写原帖，更用薄纸将帖字逐一勾出，对照轮廓潜心揣摩笔画的走势与神韵。赵老师的指引，恰似为他推开了一扇通往千年书法正脉的大门。

此后，他又得遇开鲁一中美术教师商华堂先生赏识。在其建议下，张立平开始兼习楷书，主临柳公权《玄秘塔碑》。此碑骨力劲健，风神挺拔，甚合其心。于是隶楷穿插，往复研习。而这一隶一楷，一圆融一刚健，为他日后独特书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在临帖实践中，张立平渐渐悟得，中国书法、笔画的提按转折、字形的平衡布局，皆有千年传承的严谨规矩可循。而临帖就是学习这些“法度”最直接的方式，能帮自己快速建立正确的书写习惯，更能直取古人千锤百炼的笔法精髓。他深知，唯有将古法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创作出来的作品方能有根有魂。这份清醒的认知，让他的临池之路更添一份勤勉与坚定。

临帖必然少不了笔墨纸砚。然而，彼时他家境清贫，家中兄弟五人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就连七分钱的作业本都常常捉襟见肘，何谈购置这些“奢侈品”。13岁的张立平并未因此放弃，常跑到父亲任职的副食品厂，捡拾废弃的包装纸用来练字，即便如此，纸张依旧供不应求。于是，每天天未破晓，他便背起柳条筐穿梭在街巷之中，捡拾废弃的包装纸一立方方米，卖给附近的报社，换得两元钱。这哪里只是两元钱？分明是少年逐梦的火种，是梦想在贫瘠土壤里挣扎出的第一缕微光。他手握的不仅是毛笔，更是一份超越年纪的坚持。

在老师指导下，无论课业多忙，他每日午间半小时、晚间一小时习书雷打不动。从中，他还悟透“写字”与“书法”的本质分野：前者侧重实用，以清晰辨识为核心；后者则融合笔法、字法、墨法、章法于一体，流淌着书写者的性情与心迹。“写字注重的是实用价值，而书法更侧重其审美价值。”他的话朴素直白，却道尽了对书法艺术的敬畏之心。三年中学时光，他的笔锋虽尚显稚嫩，但对书法的赤诚之心早已生根发芽，愈发坚定。

卅载躬耕 墨海扬帆

当速成主义思潮席卷当下时，张立平却如墨海中的孤舟，逆流而行，执着地朝着传统书法的深邃彼岸笃定前行。他坚信，书法从来不是技艺的简单堆砌，而是一场向内的灵魂修行：笔锋的每一次提按转折，都需以漫长岁月为砥石细细打磨；砚中每一滴墨汁的氤氲晕染，都承载着书写者独有的生命重量。在他眼中，书法之道从无从捷径可寻，唯有以时光为砚，盛起朝暮的坚守；以汗水为墨，浸润岁月的赤诚，方能在时代的喧嚣洪流中笔耕不辍，书写出独属于自己的艺术篇章。

正是基于这种意识，无论境遇如何变迁，他对书法的热爱与追求，从未有过半分消减。1981年，为承接父亲的岗位，尚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张立平便踏入了社会。他曾在副食品厂扛起沉重的货物做装卸工，也曾任案板前揉制香甜的糕点，还曾在酱缸旁腌制厚实的酱油。后来，他凭借努力考入赤峰商业学校，开启了两年半的带薪求学之路。学成归厂后，他转任生产管理岗位。1988年，他调入县电影公司，而后又入职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，人生的坐标不断迁移。世事辗转，境遇多变，唯一不曾更改的，是他与笔墨相濡以沫的每日相约。他笃信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勤勉，才是成事的根基。于是，无论白日工作多忙碌、身躯多疲惫，每晚回家稍作休憩，他便会端坐案前，潜心临帖。汉隶《乙瑛碑》的古朴，《张迁碑》的雄浑，柳楷《神策军碑》的刚劲，王羲之《乐毅论》的隽秀……他皆心摹手追，常常伏案至夜深人静，满室只余一盏孤灯、一支瘦笔、一方素纸，伴他在墨香里与先贤对话。

在赤峰商业学校求学期间，张立平还机缘巧合地从项晓光老师研习篆刻。也正是这一契机，让他得以兼修篆书，取法邓石如的苍劲古拙、吴让之的灵动婉转，在方寸印石与篆字线条之间，开拓出一方全新的艺术天地。

于他而言，案前展纸研墨，从来都是最惬意的放松方式。每当笔尖触碰到素纸，墨色缓缓晕开的刹那，他便会沉入独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外界的烦扰、身心的疲惫悉数消散。他更在长久的临池挥毫中悟出通透的道理：伏案习书与在岗履职，恰似一文一武、一张一弛，二者非但不掣肘，反倒能互为补益。而在静心挥毫的过程中，他更涵养出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的澄明心境。他坦承道：“每日提笔书写之时，便是我最为享受、最感快乐的时光。”

在技艺精进的过程中，他也曾一度陷入瓶颈，执笔落墨时总觉得滞涩难行，恰似孤舟误入雾海，迫切需要一座灯塔为他拨开迷雾。所幸天遂人愿，他先后得遇县内书法家刘永生、吴国华二位良师，并在二位悉心点拨、倾囊相授下，书艺日渐精进，不再局限于闭门苦练的局限，更鼓起勇气带着自己的作品，叩响了自治区、市县各类书法展览的大门，而展出的每幅作品，都浸透了对书法的痴迷与虔诚。

1988年的一次岗位调动，更成为张立平书艺精进路上的重要契机。他调入县电影公司，竟与书法恩师吴国华先生成了同处一室的同事。吴先生对勤学好学的他毫无保留，从笔法的精微收放、章法的谋篇布局，到墨法的浓淡晕染，皆悉心点拨。闲暇之余，二人还常结伴登门，与刘永生先生围桌论书，展纸挥毫间互相切磋。每一次思想的碰撞与技法的交流，都让张立平收获颇丰、茅塞顿开，书艺也随之迈上全新台阶。

为了进一步开阔眼界、博采众长，张立平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只要通辽等地举办重要书画展览，他便会上书法同道，专程赶赴现场观摩学习，潜心揣摩名家佳作中的创作养分；即便因公出差到赤峰、呼和浩特、沈阳、天津、北京等城市，当地的博物馆和书画展览也成了他行程中的“必打卡”站点，只为感受笔墨间的大家气象。就连寻常漫步街头，他也会下意识地留心各处的牌匾楹联，常常驻足品味字里行间的风骨与意韵。正是这股处世留心、广泛汲取，他的书艺日渐成熟。

在数十年临池不辍的岁月里，张立平对书法的领悟也日渐通透深邃。他愈发明白，中国书法之所以郑重言“法”，正因其笔收锋回藏着提按顿挫的严谨规矩，更有结体、点画、运笔、章法、气韵、意境共同构筑的完整法度体系，一丝一毫皆有章可循。而书法法外之“魂”，则在笔墨间灌注的思想、流淌的情性与沉淀的境界。唯有让外在的“法”与内在的“魂”浑然相融，方能成就真正的“墨道书魂”，于尺幅素笺间生出激励人心的、催人向上的精神力量。为此，他愈发沉潜笃实，一头扎进古帖深处研磨笔髓，力求将先贤的智慧融会贯通。

在张立平看来，书法从来不止于笔墨技法的呈现，更是个人文化素养的直观写照。他对“书法自古文人事，不览群书韵难成”的古训深信不疑，因而格外重视书学的积淀。在购书一事上，他向来毫不吝惜；有时外出，一次便能斥资上千购置各类典籍。他的书房之内，藏书浩繁，书画理论、文学经典、历史通鉴、哲学论著等各类书籍俯仰皆是。每日除了坚持临帖，他必会翻阅阅读，更曾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中文大专学历。这份深厚的学养，如春雨般浸润着他的笔墨，让他的书法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一股清雅醇厚的书卷气息，点画之间，既有传承的来路，更有温度的沉淀。

在张立平的艺术认知里，书法的线条本身就自带鲜活的生命气息：行草线条如行云流水，裹挟着灵动奔放的动感；篆隶楷书的笔画则具方正沉稳的构筑之态，藏着端庄持重的静气之美。故此，他在创作中尤为注重线条的力量感、立体感与节奏感，力求让提按转折之间，隐现音乐般的韵律之美。这些蜿蜒灵动的墨线，如涓涓溪流般萦绕其生命数十载，既涤荡着他的心灵，也滋养着他的性情。他更在笔法、结构、章法的丰富变化中，于传统与创新、刚与柔、虚与实、浓与淡、疏与密的对立统一之间，执着探寻书法艺术的更高境界。

书道与茶道，向来理趣相通，皆重静心、尚雅致、求境界。张立平既痴爱书道，亦钟情茶香，常于袅袅茶烟间展纸挥毫，清茗的醇厚与墨汁的清冽交织相融，成了他独有的创作雅韵。1996年，他创立了开鲁当地首家书画社团——“墨墨斋”。每逢周末，他便会邀上三五好友齐聚于此，案头沏上一杯清茶，众人围坐而谈，从书史源流的千年脉络，到点画撇捺的精微技法，各抒胸臆、畅所欲言。有时为一处笔法的妙谛、一幅作品的章法争得面红耳赤，过后却相视一笑，反倒成了雅集里的别样乐事。

在张立平的书法理念里，传承与创新从来都是书艺精进的羽翼。他始终笃信，习书必先深宗传统，筑牢根基，可

若一味墨守成规，终会沦为囿于法度的“书奴”。在他眼中，法度是安身立命的基石，而非禁锢创造力的枷锁，书法艺术的鲜活生命力，恰恰藏在“守正”之后的“出新”之中。也正因这一认知，他的作品既能窥见先贤笔墨的神韵，又不被古法所束缚，在师古与化新之间，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貌。他更将习书与修身紧密相连，认定“无高尚之人品，难有高格之书法”。在他看来，若只重技法雕琢而轻忽品格修养，最终不过是囿于技艺的“匠人”，断难成为兼具气度与境界的书法“大家”。“书品人品，共生共荣，方为至高境界。”这是他的艺术信条，亦是他的为人准则。生活中的他，真诚谦和，低调务实，一如其笔下的字迹，质朴中透着儒雅，沉静里藏着淡泊，书格与人格相互映照、熠熠生辉，正是“字如其人”最贴切的注解。

时光荏苒，墨海泛舟。至2007年，张立平已然浸淫书法领域整整三十个春秋。他在日复一日的心手双运中，书法创作终于步入黄金时期，精品力作频频呈现。这份成就绝非偶然的灵光乍现，而是数十年如一日滴水穿石般的坚持，在时光长河里凝结出的璀璨珍珠，闪耀着坚守与热爱的光芒。

纵观张立平的书法作品，始终讲求象外之趣、书外之情，追求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，其书风亦日渐圆融成熟。笔下墨迹，于古朴典雅的基调中可见浑厚大气的格局，在凝重道劲的骨力里又藏着飘逸灵动的韵致。传统书法的深厚底蕴与个人的真挚性情在此间交融共生，既有着雄浑笔势里透出的雅致意趣，亦存着秀丽点画中蕴含的质朴天真。无论尺幅小巧的精致小品，还是气象万千的宏篇巨制，其作品皆能于笔墨流转间，传递出醇厚的文化底蕴、真挚的生命情感与昂扬的精神力量。正因这份独到的艺术造诣，他的作品屡屡亮相省市级书法展览并斩获佳绩，也多次获得市县相关部门的表彰，在业界与民间收获广泛赞誉。

凭借在书法领域深厚的艺术造诣、无私的奉献精神与强烈的责任担当，张立平先后当选开鲁县书法家协会主席、通辽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同时身兼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内蒙古硬笔书法家协会秘书长等多项职务。这些沉甸甸的职务，绝非虚名，而是书法界对其艺术水准与品德修养的双重认可。

推广普及 愿泽桑梓

“书法需要继承，更需要传播。我愿倾力推广，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，爱上这门艺术。”2008年5月，当选开鲁县书协主席的那一刻，张立平便以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刻进了心底。此后十余载，他以笔墨为舟、以心血为帆，在传承书法艺术的航程中躬身前行，把个人的“墨海独行”化作了惠及桑梓的“文化摆渡”，让千年书法之花在开鲁大地上灼灼绽放。

彼时的开鲁，书法基础较为薄弱，省级以上书协会员寥寥无几。面对这样的现状，张立平首先想到的是“请进来”传道授业。他多方联络，一次次邀请通辽名家苗春亭、单文海、包喜、王长江、周云华、哈森高娃、耿泽峰、王蒙等先生亲临开鲁。从书法史论到临创技巧，从读书养气到守正创新，名家们的相授如春风化雨，悄然开阔了本地爱好者的艺术视野，为开鲁书法事业注入了鲜活动能。

同时，他更注重“搭平台”。当选当年的“十一”，他便精心策划举办了全县硬笔书法展，150余幅作品集中亮相，让沉寂已久的开鲁书法圈瞬间焕发生机。此后，年均四至六场的展览、笔会成为常态；他还牵头推动与库伦旗、扎鲁特旗、霍林郭勒市等地的书法联展，为本地书法爱好者搭建起切磋交流的平台，助力大家在互鉴中快速成长。2010年，他组织60余幅作品赴通辽举办专题展，引发广泛关注；2021年，为庆祝建党百年，他还牵头策划了十场主题书画展，以笔墨歌颂伟大时代、缅怀革命英烈、赞美家乡风貌。

举办活动离不开经费支持，而资金短缺却常常成为难题。张立平从不等靠要，而是主动四处奔走寻求社会支持，遇到小额开支，甚至自掏腰包垫付也甘之如飴。这份纯粹的坚守与无私的奉献，让每一场活动都得以顺利开展，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书法爱好者的行列之中。

“书法的未来在青少年，文化的传承要靠下一代。”张立平深知青少年是书法传承的希望，因此将普及重心投向校园，在县内多所中小学创建书法传承基地，组织书协会员定期入校授课、辅导。他还与同仁携手开办书法培训班，累计培养学员逾千人。看着孩子们手握毛笔时专注认真的眼神，他仿佛看到了传统艺术生生不息的希望之光，心中满是欣慰。

为了培养书法骨干力量，他亲自带领青年爱好者远赴沈阳，拜著名书法家王文轩先生为师，定期求学深造。后来，王老师为家小他们往返奔波之苦，每月驱车往返通辽面授技艺。在名家的悉心指点下，一批青年书家快速成长，成为接续书法星火的中坚力量。此外，他创办的《开鲁书法》小报已出版二十期，成为传播书坛资讯、展示创作成果、鼓励新人成长的重要园地。

每年春节来临之际，开鲁的农村、社区、企业、军营里，总能看到张立平与书友们忙碌的身影。十余年来，他们始终坚持开展“写春联、送祝福”活动，现场书写并赠送的春联、福字累计逾五万幅。让墨香与温暖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，为新春增添别样的文化韵味。

如今的开鲁，书法事业早已今非昔比：数百名书法爱好者遍布城乡各地，县、市、自治区乃至中国书协会员人数稳步增长，完善的梯队人才梯队已然形成。张立平看着日益壮大的书法队伍，欣慰于后继有人。“我最大的心愿，便是将开鲁打造成名副其实的‘书法之乡’。”这句朴素的话语，承载着一位书法家对故乡最深情的回馈与最真挚的期盼。

回溯过往，从少年时捡粪换纸的执着坚守，到中年公务之余的初心不改，再到如今推广书法的奔走奉献，张立平始终与墨相伴，以笔修行。孔子曰：“道不远人。”书法之道，幽深绵长，需以毕生的执着与忘我的人生态度，而张立平正是对这句话最生动的诠释。他在每张宣纸上挥洒墨迹，都是他用岁月熬制的诗行；每一处枯笔浓淡，都是他对书法最炽热的告白。现今，已是花甲之年的他，仍驰骋于浩瀚的墨海中，书写着快意而丰盈的人生。

文润通辽

古诗词里春意浓

● 马小江

唐代白居易说：“立春后五日，春态婀娜。”立春过后，春回大地，万象更新，冰雪消融，庄稼返青，草木吐芽。天地间，到处充满了春的气息。喜欢舞文弄墨且多愁善感的人人骚客，面对这大好春色，岂能白白放过，自然要进行一番精心描摹和纵情赞美。就让我们来采摘其中的几首，从中品味那股浓浓的春意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这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《元日》中给人们描述的景象。爆竹声阵阵轰鸣，旧的一年已经过去，和暖的春风吹来了新的一年，人们欢聚一堂，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。诗人借对欢度新春的场景描写，将人们对春天的期盼跃然纸上。年来了，春到了，新年迎来新气象。

唐代韩愈在《春雪》中写道：“新年都未有芳华，二月初惊见草芽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新年都已到来，但还看不到芬芳的鲜花，到了二月，才惊喜地发现有小草冒出了新芽。白雪也嫌春色来得太晚，所以有意化作花儿在庭院树间穿飞。将漫漫寒冬中久盼春色的人们分外焦急的心情诉诸笔端。

常言道：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。在所有落叶树木中，柳树可能也算得上是较早发芽的一种。唐代诗人贺知章先于他人把这一点用文字表达了出来，留下了千古绝唱《咏柳》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诗人以多种表现手法，刻画了春天柳树的美好和大自然的精巧、别致，把春风孕育万物形象地表现出来了，烘托出无限美感。

白居易在《钱塘湖春行》中写道：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，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”的感慨。春天虽然来了，但人烟稀少的长安城里，草木茂盛，花开依旧，物是人非，满目疮痍。面对此情此景，诗人不禁潸然泪下。战争给人们心上带来的创伤，挥之不去。春夜，邂逅一场春雨从天而降，他却又生出另一番感受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在他眼里，春天降下的雨是“喜”雨、“好”雨，而且富有“灵”性。因为在农耕时代，春雨对庄稼来说，弥足珍贵。

诗人通常都有非凡的想象力、敏锐的观察力。有人眼里，春风宛如一支万能的画笔，画出了春天里的一切，又似一盒多彩的颜料，染出了天地间花草树木的颜色。正如北宋王安石在《泊船瓜洲》一诗中写：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他将故乡的思念之情与当时复杂的心里结合起来，借题发挥，用一个“绿”字凸显出来，成为千古名句。春风果真神奇，吹绿了山林，唤醒了大地，吹开了花朵，让河流解冻，使鸟儿欢歌，赋予雨水以灵性，让人们在这个季节里孕育梦想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天来了，让我们在品读古诗词当中，一边感受浓浓的春意，一边编织自己的梦想。